

泊在小水门的时光

□张水源



廿八流年留旧梦，一墙老树记童声——1985年拍的延平小水门和梅山

沧桑的明代古城墙，联排的沿河虚脚楼，高高的木制爬墙梯，深深的里弄石阶巷，城墙下的居民菜地，闽江上的渔人灯火……

一间间的打铁店，竹器、棕刷店，酱菜、蔴棵店，画像坊、小书店，弹棉花、做二胡、编斗笠、卖炭屋……

端一碗饭，与邻里谈话地；串几家街坊门，前街进，后门出；依山傍水，穿巷入户，又见山路、土路、石板路……

这不是在描写元明清时延续612年的“延平路”“延平府”治所的南平市民生活，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笔者在南平市延平公社小水门的亲身经历。

“小水门”是延平的旧地名，位于延平闽江起点建溪（东溪）河畔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这里是南平中山街最繁华的双面街地段之一，久居这里的老人大多还能记忆犹新，水口水电站建设前，这里的纵横岭巷，藏着不少大宅院，人流如潮的游泳场、评话场、大众戏院，连简陋的旅社也名扬四方。

“明垣千载护生寰，小水门边系童年，昔照岭边大院月，今藏书馆枕天官。老树常凝旧梦烟，残砖犹带洪武色。廿八流年乡念在，一墙风物入心田。”

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，从事裁缝的父下放来舟富屯溪畔返城后，我家就迁到中山路小水门沿江的虚脚楼。前后居住小水门地段28年，几百米内也搬过2次家，人生最值得回忆的时光洒在这里，小城浓浓的烟火味至今难忘。

这里的房屋结构与南平城三江口的延福门、西溪的四贤街居民住家一样，多



1871年爱尔兰摄影师约翰·汤姆森拍的延平小水门和梅山

是两层楼。楼上楼下、地面屋顶，都是杉木板的，铁钉的，店门也是杉木一块块组成。风吹雨打，时间久了，墙上的木板常烂掉或掉下，房子也会逐渐倾斜，栋与栋之间还出现“一线天”，于是，大家联合请来外地专业户把整栋的房子拉直。

我的家起初租住在中山居委会六组的一处私房，没多久搬到五组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木结构公房，大门在中山路154号，住房在152号，全家六口都住这间，屋顶又斜又歪，又矮又暗，“未敢翻身已碰头”。后来政策落实，才在154号添加了住房和店面。小水门连片的木瓦房，老鼠多，猫也多，还在屋顶窜来窜去。从小当泥瓦工的我，常常上屋顶为自家检漏，仍是“遇到大雨全家愁”，屋外下大雨，室内盆盆罐罐接漏雨，上下楼还要戴斗笠挡雨。

记得每每快过年，父母赶制新衣忙，我们兄弟一起搞家庭卫生忙，用灶灰擦铝锅，用棕刷洗板凳、店门，买来旧报纸敷墙壁。忙到大年初一，穿上新装，欢欢喜喜过春节。

小水门沿江木屋，为了防

火，居民住宅后门通道相连，宽度可拖板车。我和邻居小孩也会抄近路顺着木梯，胆战心惊地下到明代城墙下的建溪边，去捉蜻蜓、蝴蝶、摘草喂兔子。有的人家，还在江边开荒种菜，过起亦工亦农的生活。再大些，我也偶尔到小水门游泳场边帮助一位相识的长辈筛沙捞石子，那时，从上游冲到这里的沙石年年不断，这里成为南平城区建筑沙石的主要产地之一。我还常常与其他居民一样，以居民组为单位，挨家挨户轮流进行每日防火“三看一检查”。往往从街面的前门进，又从第二家的后门穿出来，再前进后出，后进前出……

那个年代，邻里之间苦甜参半，容易相识相融，注重和谐互助。记得对门曾住过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兵，朴实少语，在工厂工作至退休。他的妻子则将青春奉献给了居委会工作，待人热忱。我家最困难时，她暖语安慰，还曾慷慨相助，这份情谊我母亲生前常念叨。不远处旅社的一位负责人，不仅对邻居嘘寒问暖，更将旅社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赢得南来北往客人的称赞。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，虽然我们家不宽裕，但母亲待人热忱，无论是农村远亲，还是孩子同学、邻里朋友，总会热

情招呼。偶尔做些好吃的，也爱请左邻右舍品尝，附近居住的两位单身老人，更是我们家节日的座上宾。耳濡目染，我们兄弟也懂得尊老扶困。即便两位老人后来搬离，我们仍时常关心，直至他们离世。前些年的一个清明节，已近七旬的我们兄弟还曾去为一位老邻居扫过墓。

小水门原先很是热闹，店面一间挨一间，多是前店后家或下店上家。比如，我家是裁缝店，边上和对面最多的也是裁缝店，有五家。而且做缝扣眼和裤边的活，没有请女工，都是自家男儿做，我弟弟会和他们一起谈技巧，比速度，还相约去郊外工厂拾煤渣以节省开支。“小水门”地段的手工业店，如今多已在延平城销声匿迹了。父业子承的情况也有，如一位老中医的几个孩子，后来都成了医生。一位从小一起理发的玩伴，他家开的理发店后来在城里乡下设了分店，很有名气。特殊年代里，一些家庭曾经历搬迁，但后来也多有会重返故地或重操旧业。街坊间的情谊，就在这理发的推剪声、补鞋的针线活，以及日常的互相帮衬中延续着。

弟弟参军退伍后又回家住，我从居委会“以工代干”到延平公社，延平公社机关也从人民路迁到中山居委会小水门段。我家的老房产落实政策后，哥哥搬到别处公房结婚。我也准备结婚，尽管单位缺宿舍房，但领导对我这个“编外干事”颇为关照，腾出机关食堂的一间仓库，加上窗户，成了我的新房。砖混单间，十七平方米，没有阳台，共用办公楼卫生间，但心里很温暖。自己裁缝新婚服装，自己画彩图油漆新房，自己设计结婚家具，请住在小水门的一位擅长木工的邻居友情制作。在这里，又住了多年。后来，得益于当时的政策关怀，我最终搬进了改造后的新房居住至今。

三十多个春秋过去，时光流转，旧日邻里早已迁入新居，曾经东溪畔的木屋区，如今已变成江滨的一带绿意与休闲步道——小水门公园。每当我与家人来此散步健身，总不免想起从前，依稀仍是那个沿城墙奔跑的少年，心中怀念的，依旧是那些温暖亲切的老街坊。

江水自天尽头而来，带着巴蜀雪岭的寒意，在黄州地界拐出一个沉郁的弧度。宋元丰五年的秋汛漫过临皋亭的石阶，将四十八岁的苏轼笼在一片苍茫水汽之中。

他独自立在雨中，像江心一块历经冲刷的青石。官袍早已褪色，身形却比在汴京时更显挺拔。风雨在他额间刻下年轮，两鬓染上清霜，那双向来映着岷江水的眼睛，此刻正倒映着整个秋日的天空——澄澈，高远，深不见底。

雨幕深处的临皋亭，像一座被遗忘的孤城。他站在这里，如同守望着一个王朝的缩影——从汴京琼林苑的万丈荣光，一路退守至此。每一颗雨滴敲击石阶的声音，都像是历史无声的叩问。

一场旧梦在秋雨苏醒。嘉祐二年的杏花雨里，欧阳修攥着他的手腕，对满座朱紫笑道：“老夫当避此人，放出一头地。”二十一岁的苏轼正了正微皱的衣襟，将一片飘落的银杏叶悄然夹进《汉书》。那一刻，整个汴京的春光都落在他青竹般的指节上。

可命运总爱折煞少年意气。乌台诗案的那个雪夜，御史台的囚窗凝着冰花。当那条蒸鱼无声出现在粗陶碗旁，他忽然想起与长子苏迈的约定——原来死亡可以如此具体，具体到只需一条鱼来报讯。直至故人踏雪而来，道出宫中变故，他才在窒息的黑暗里，听见第一声融冰的脆响。

出狱那日，他立在阶前仰天大笑，惊飞了檐上寒鸦。这笑声里没有怨恨，倒像是看破了某种荒唐的机锋——世间最锋利的剑，从来斩不断流水。

在春耕时卷起裤管踩进泥沱里，这是如今的苏轼。去年亲手栽下的梨树开花时，他守着那几朵零落的白，饮尽了三壶酒。醉眼朦胧间，他看见二十岁的自己正从花影里走来，衣袂沾着汴京的杏花香。

马梦得冒雨送来汴京消息，他正在檐下煮酒。听闻新旧党争依旧，他斟酒的手不过微微一顿：“譬如医者，岂因汤药苦涩，便连病灶也一并留下？”夜雨渐密时，他衔着醉意挥毫写下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，墨迹在昏灯下如展翅的孤鹤。

秋深，他独往赤壁。江风猎猎，吹得他衣袍鼓荡如云。有渔人唱起蜀中旧调，他静静听着，忽地将手中酒盏倾入江心——敬二十四年前那个在岷江畔发誓要“识遍天下字”的少年。

回到书斋展读子由来信，说在整理他的诗稿。他提笔回信，写至“但尽凡心，别无所求”时，笔锋忽然轻快起来。他与命运达成了最优雅的理解。

雨愈急了。他吹灭油灯，在黑暗里听见母亲唤他“轼儿”的声音，清冽像穿过蜀中竹海的溪水。

这夜他梦见自己化作扁舟一叶，顺江而下。月光如练，水路直通云海，两岸万千梨花同时盛放。

建中靖国元年，常州顾塘溪的梅雨缠绕不休。六十六岁的苏轼在病榻上听着雨声，想起的却是黄州江心的那轮秋月。他这一生，涉过汴京的杏花烟雨，踏过杭州的十里荷风，淋过徐州的漫天飞雪，也曾在惠州的荔枝林、儋州的桄榔树下避过日头。此刻，万水千山都退去，唯剩眉山老宅门前，那一树梨花的清白暗香，与母亲温柔的注视。

“吾生无恶，死必不坠。”他留下的最后一语，清淡如烟，却重逾千钧。里面没有佛道的空幻，只有一个人对自己一生的坦然审视与无愧的交付。

很多年后，江水依旧东流，明月依旧朗照。那个在黄州秋雨中沉思、在赤壁江月下放歌的苏子瞻，他将人生的颠沛流离，点化成了风雨不侵的精神故乡，安顿了后世无数彷徨的灵魂。在无穷的时光里，每一个秋天的雨夜，都有人在江边想起那个一蓑烟雨、一腔往迈的苏子瞻。

用团结协作 弘扬我们的时代主旋律



咱 们 工 人 有 力 量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